

从贡茶晋京到会馆茶韵:

昭通古城的茶道密码

曹卓金 文/图

据《春城晚报》2005年6月14日报道:“昨日上午,在43名赶马人的吆喝下,118匹骡马驮着5吨普洱茶,近1公里长的马队在叮叮当当的铃声中,从昭通城南海楼路进城,穿越青年路、西街、陡街、北正街……受到昭通数万市民的欢迎。”“11日下午,马帮在昭通城外的永丰水车边的一片空地安营扎寨。经过一天的修整,备好马料后,13日清晨他们收拾好行囊,又匆匆上了路。他们在昭通境内还将在盐津豆沙走一段五尺道,然后取道绥江,并在绥江举行告别云南仪式。预计马帮将在10月初到达北京。”

20年后,走在修缮如旧的昭通古城的陡街、北正街上,仿佛又听到马蹄撞击青石板那清脆的回响,看到当年云南马帮驮着普洱茶浩浩荡荡跋山涉水晋京的壮观场面,心中顿生敬意。同时心里又冒出两个问题,茶马古道经过昭通吗?昭通古城与茶有什么联系?

现在的昭通古城,在汉朝朱提故城消失、明朝天梯古城废弃后,清朝于1732年在二木那选址建新城,距今不到300年。但说起古道,比起昭通古城的历史来,就要悠久许多。有史料显示,自成都向南经过昭通抵达昆明的古道被称为五尺道,古道继续向西经大理、保山通达缅甸、印度、伊朗、大秦,被称为南方丝绸之路,也有人称之为茶马古道。

之所以被称为南方丝绸之路,是因为张骞出使西域时在大夏国的市场上见到了古蜀国的筇竹杖和蜀布。《史记》有载,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据此,有人称从蜀滇至印度的这条道为身毒道。后来,因成都产丝绸,即蜀布,为区别于张骞开拓的北方丝绸之路,这条南方贸易通道遂被称为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从成都至保山,有灵官道和五尺道,西线经西昌、大姚至永昌,叫灵官道,也叫清溪道;而从宜宾经豆沙、朱提至曲靖这一段,因为道路狭窄,宽仅五尺左右,被称为五尺道。

至于茶马古道,据故宫博物院网站的表述,茶马古道系指中国西南、西北地区,以茶叶和马匹为主要交易内容,以马帮为运输方式的贸易通道。它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主要线路为滇藏线、川藏线和陕甘线等,辅以众多支线和附线,地跨今陕、甘、贵、川、滇、青、藏、新等省区,并外延至南亚、东南亚等地区。茶马古道不仅为区域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有效途径,也催生出新的茶饮形式。

关于贡茶晋京的历史,民国时期云南文史研究馆馆长罗养儒在《云南掌故》(原名《纪我所知集》)“解茶贡”一文中写道:“论云南贡茶入帝廷,自康熙朝开始”“康熙某年有旨,饬云南督抚派员,支库款,采买普洱茶五担运送到京,供内廷作饮”。文章提到,贡茶分为正贡与副贡两类:正贡专供皇室,以普洱茶为主;副贡则供应内务府官员及六部堂官,多为普洱茶之外的其他茶叶,并搭配鹿筋、熊掌、冬虫夏草、黄木耳等。每次晋京,正副贡品合计达50余箱。至于运输路线,文章记载:“由云南遵驿路而行,经迤东方面之沾益、平彝(富源)而入贵州境,过湖南,经湖北、河南,入直隶省而达北京。”

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元朝在云南设立行省,清朝吴三桂经略云南后,贵州官道逐渐打通,原先的五尺道因道路险而窄被弃之,渐渐淡出朝廷的视野。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20年前,云南马帮离开昆明后,经曲靖、会泽、鲁甸、昭通、大关、盐津、绥江,跨过金沙江进入四川,继而北上陕西、河南、山西、河北,最终抵达北京。

从这个角度来看,滇东北这条古道也是茶马古道中的一条,昭通古城则是这条商贸通道上的一个重要驿站。唐宋以来,昭通盛产乌蒙马,这种马虽然体型小,但负重能力强,擅长走山路。被列为贡茶的大关翠华茶,因其色香味俱佳,还在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获二等商标荣誉。盐津、绥江等地出产的苦丁茶也很有名,深受消费者喜爱。正是凭借优质马种与特色茶叶的双重优势,昭通得以在历史长河中加入茶马古道行列。

昭通人爱饮茶。清朝时期,朱提山因盛产银铜成了全国货币原料的主产地,吸引了许多中原客商与移民纷至沓来,既推动了昭通的经济与文化繁荣,也促进了城市建设与文明进步。随着商贸活动日益繁荣,各地客商逐渐云集昭通,为寄托乡愁,他们纷纷在昭通古城内修建会馆。一时间,相继出现了陕西会馆(陕西庙)、广东会馆(南华宫)、江西会馆(江西庙)、福建会馆(天后宫)、成都会馆(川主庙)、贵州会馆(黑神庙)、湖广会馆(禹王宫)、云南会馆(滇南公所)等。这些来自各省的“淘金人”在经商之余,常聚于会馆内饮茶聊天、看戏集会,品茶、贩茶也因此渐成生活风尚。今天,我们走进陕西会馆、广东会馆,仍能感受到当年茶艺的传承,依稀可辨茶马古道的遗韵。至于铜运古道,在运输铜料的同时,也驮载着茶叶南下四川,四川和重庆一带经常喝的盖碗茶,有很多茶叶就是从这条古道上运过去的。昭通古城李氏支祠主人李耀庭,迟家大院主人迟兴周,年轻时皆以贩茶为业,或肩挑茶叶,或驱赶马帮,奔走于川渝大地,用足迹丈量茶马古道。

昭通古城犹如一座时空桥梁,一头承载着历史,一头连接着未来。春秋时期,“从天堕,朱提”的杜宇氏族,沿朱提江南下,溯岷江北上,抵成都平原,把农耕文明带到了巴蜀大地。杜宇被称为望帝,“望帝春心托杜鹃”的传说寄托着多少乡愁。今天的普洱茶香飘四海,深受人们青睐。盐津县也有一个叫普洱的地方,两者之间有没有联系已不重要,这一巧合唤起了人们对昭通与茶马古道历史渊源的关注。

其实,无论是品饮普洱茶、龙井、铁观音,还是菊花茶、苦丁茶或滇绿,重要的已非茶叶种类本身。茶,作为一种文化媒介,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饮茶、品茶能让人心旷神怡,精神焕发,久而久之,喝茶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业态。昭通古城作为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促进了茶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一盏清茶,夏日消暑,寒冬暖胃,其乐融融,何不快乐!



陕西会馆。



文庙。



魁星阁。



道冠古今。



凤池书院。



从五尺道到文学之乡:

昭通历史文化的时空交响

童海根

昭通,素有“锁钥南滇,咽喉西蜀”之称,以其开放包容的胸怀,接纳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商帮、文人与工匠,让中原文化、荆楚文化、黔文化、巴蜀文化在此交融共生。

我来昭通已有20多年,这座城市早已成为我的第二故乡。我见证了昭通城的许多变化,比如:省耕国学文化公园的落成,现代化住宅小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老城墙的拆除,构建起完善的城市交通网络,让群众的出行更加便利。2023年,市政府擘画了新的发展蓝图:计划3年内把昭通古城打造成云南省级历史文化名城,5年内申报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昭通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西周至春秋时期,杜宇部落就生活在这里。公元前250年,蜀郡太守李冰开凿犍道,也称五尺道、石门道或南夷道。这条古道的开通,不仅促进了昭通与中原的交往交流,也推动了昭通政治、经济、文化、商贸等领域的快速发展。公元前135年(建元六年),朝廷设立朱提县,“朱提”是昭通的古称,源于彝语音译,也是银的代称。清雍正八年(1730年),乌蒙府更名为昭通府,并设恩安县。随后废弃老城(今土城),建新城于二木那,雍正十年(1732年)开始建城,时至今日,昭通城已有近300年历史。300年来,昭通城经历了无数风雨,斑驳的建筑、树木的年轮、街道的石板纹路以及文人笔下的文字,都记录着这座城市的沧桑与辉煌。

昭通地理位置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因而战事比较多。加之山高路远,朝廷鞭长莫及,遂形成强悍刚毅的民风。抗战时期,昭通儿女用鲜血抵抗外来侵略。辕门口的雕塑展现了那段光辉的历史:先烈们明知这一去,很有可能回不来,却仍然义无反顾地奔赴战场。滇军第50军入朝参战,更是体现

了昭通人的英雄气概。有志司通报全军表彰:“我五十一四九师四四六团在新年攻势中,由于全体指战员迅速行动,于高阳附近抓住了英29旅及美军一部,给予其沉重打击,打死打伤敌军500余人,生俘英军少校营长以下227人,炸毁坦克27辆,缴获汽车18辆,装甲车3辆、榴弹炮两门。此种果敢战斗行动,值得全军学习,特通令表扬。”在血腥风雨的历史中,昭通人同仇敌忾,共御外侮。艰苦卓绝的斗争造就了昭通人不屈不挠的性格,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与担当。

昭通人胸怀宽广,吸收了各地丰富多彩的文化,将中原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有机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滇东北昭通文化,成为全国第5个“文学之乡”。

我对昭通古城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这座古城不仅保存着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在昭南城刘家海子村马家湾(白泥井)出土、被誉为“海内第一石”的汉孟孝琚碑,还珍藏着1963年发现于后海子中寨、1965年冬迁至现址保护的东晋霍承嗣墓壁画。起初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将这两处文物迁至文庙,但了解其中缘由后,不禁为之叹服。

汉孟孝琚碑由翰林谢崇基用牛车运回后,安放于凤池书院,至今已有100多年历史。东晋霍承嗣墓壁画迁至城内也超过60年了。

退休后我移居乡下,回昭通城的次数越来越少。今年夏天有事进城,乘机来看看文庙。虽然知道文庙已经修缮了很长一段时间,却不清楚修缮到什么程度。那天,天空下着小雨,当我来到文庙时,这里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启文街尽头进入,穿过停车场的小门,往万寿宫(江西会馆)及大成殿方向走去,过去杂乱无章之处,如今却变得整洁有序。新立的木栅大门上悬挂着“道冠古今”匾

额,另一面的门上,则有“德侔天地”匾额,与“道冠古今”相对应。从中间铺好的道路往里走,只见魁星阁巍然矗立,北有凤池书院,南有考棚,西为大成殿,东南为贵州会馆(黑神庙),东北则是龙志楨公馆。一路走来,万寿宫、文庙、状元桥、汉孟孝琚碑、考棚、魁星阁、凤池书院、贵州会馆、龙志楨公馆等历史建筑错落有致,共同构成了文庙片区的主体。

在昭通古城,不得不说的还有陕西庙(陕西会馆)。昭通城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曾是云、贵、川三省的物资集散地,商贾云集,会馆众多,有四川会馆(川主庙)、福建会馆(妈祖庙)、江西会馆(万寿宫)、广东会馆(南华宫)、贵州会馆(黑神庙)、三楚会馆、两粤会馆等。陕西庙内有一块“历久弥新”碑,碑文详细记载了当时126户出资商铺的名录,如德顺当、悦顺当、德隆当、永盛积记、福兴号、王济号、鳌盛号、义兴号、祥顺号、马文经、新兴号、鳌发号、恒足行、常顺号、三雅居、泰昌号、协发号、福兴号、德发号、得利号……从这些商号的名称可以看出,当时的昭通商铺林立,商业繁荣,行业种类繁多。此碑立于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距今已有208年历史。石碑虽不能言语,却留下了永恒的历史记忆。透过它,我们仿佛能看到当年昭通古城街市的繁华景象:车马声、吆喝声响彻街头巷尾;陕西会馆内,大商小贩们一边喝着小酒,一边欣赏武戏,一边谈古论今。这块石碑犹如一扇通往历史的大门,一座跨越时空的桥梁,记录着昭通的商业文化。它静静地矗立于此,诉说着昭通的历史,历久弥新。

在昭通古城,还有修葺一新的李家大院、迟家大院,它们不仅见证了昭通古城的历史,还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